

善
845.76
40-1

清容居士集
十九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

十七

題跋

題唐玉真公主六甲經

靈飛六甲經一卷唐開元間書當時名能

書者莫若李泰和徐季海然皆變習行體

獨鍾紹京守鍾王舊法余常見愛州刺史

碑黃庭經無毫髮遠越至開元間從貶所

入朝一時字畫皆出其手此卷沈著適正

知非經生輩可到審定為紹京無疑昌隆

公主睿宗第九女景雲元年入道改封玉



真因以名觀方盛夏時工役迫急羣臣諫
疏咸入魏知古之疏有曰陛下為公主造
觀將祈福祐季夏之辰興工犯禁百姓居
宅卒然逼迫令其轉移功德何有觀地蓋
太平公主之舊第也唐世諸主多強入道
以為報本冥福否則和戎以弭國難為女
子者不亦難矣併識其事于後

跋竺氏葺舒沈二先生書

二先生授學鄉里時踵門而登巍科膺仕
者固不一二數殊異以後衣冠淪落有不

忍言者獨剡源竺君嗣孫稷猶能守儒保
世度歲二先生遺墨惟謹楠伏讀沈公書
誨有曰兢兢自持若果能爾何用師友審
竺君誠能用力於是舒公誌其歲月則曰
樂道其教子存更百年敦厚愷悌之澤今
復未艾竺君諸孫宜力修而善繼為碑勿
墜袁楠書

題唐臨講堂司州帖

臨書如九方臯相馬遺其玄黃筆意洞達
妙在轉摺若拘然位置不復有神韻矣唐

臨十七帖較閣帖多異此卷紙品墨色真
數百年前舊物宋世唯蘇才翁米襄陽得
此妙解能書者必能深辨

跋鄭太宰奏撰樂章

故事圓丘明堂孟享宿齋之夕六宮起居
奉衣必委學士翼日復命它學士作宣答
詞車駕還宮始賀慶成及錫賚亦皆學士
所為詞臣書詔填委蓋不止是自元祐
以後罷合祭儀文悉倍舊規國用不足二
蔡之徒悉遵三安石熙豐理財之法史官

書之未嘗不慨嘆也鄭皇后三為妃嬪始
正后位實大觀四年之十月今觀太宰鄭
公奏撰樂章之文在十二月實此年也鄭
相世居開封三開茅社雖繇椒掖之貴而
其子孫殆有能以詩書自顯都承公與裔
詳習刑政今世所行大理格目實自公始
蟬聯官簿見於周文忠公所為墓碑四世
孫出示手勅足以見一時文物之美噫翩
翩不富之戒又何其速也延祐三年五月
甲子史官袁楠書

書唐臨蘭亭紹興內府故藏

定武蘭亭文皇摹本所刻故毫髮無踰矩
至徧賜諸王羣臣則皆一時能書所臨精
神橫逸雖抵掌相佯然猶以為優孟也余
所見元嘉賜本第一神龍第二蘇才翁家
本第三才翁本則祖神龍褚河南悞字本
第四馮承素本二第五褚庭誨本第六陸
柬之本第七最後復見米老所倣褚河南
本第八倣馮承素本第九今見此為十矣
十本皆臨書與定武微異同又皆繭紙非

雙鈎響音榻所可作米友仁定此為模本失
之矣况此卷濃淡結構皆出己意每攬二
字落筆尤奇媚米老臨模誑一世豈此法
不以授其子耶柯敬仲好法書而近世輒
效米老眩易者十有八九故余特叙所見
且以為貴耳賤目之戒

跋齊竟陵王蕭子良書

叙云齊永明三年正月十七日撰自書契以訪唯文字象形鳥跡卷成

常績纂書體中有張芝一筆書鍾繇行狎

書曹喜懸針篆書杜伯度章草書此卷蓋
五十六體之十一耳蕭子良書不傳於世
獨述書賦其書有力而無体此卷是唐響
榻粉蠟本筆力道勁有智永舊法宗少文
作一環草蕭齊咸慕之子雲書政與此類
文皇乃深非之何耶圭璧殘断然猶審為
朝親遺寶吾於此書亦云

跋柳誠懸隴西李夫人誌

顏魯公錐沙印泥法僅傳於歲真誠懸真
得其道勁魏晉隸書以匾古為工至唐虞

永興褚河南猶守舊法唐世碑刻作字逾
廣遂以長勁為能而晉法悉變矣近世能
書家不屑顏柳競為李北海書而隸體遂
絕余拙於書而善鑒未有能易余言者往
歲嘗見柳公書清靜經西昇經靈寶經易
賦心經凡五卷當以此誌為第一而論之真
少如本題定武損本本
損本定武多匱金蟬翼越紙所印字彌精
神不知者延以纖瘦疑之當宣和流觴亭
成有旨從薛嗣昌宣索急驛以進內侍梁

師成暮夜函以蟬翼三紙連覆得百餘本
故上本差瘦中本肥瘦得宜最下本與不
損肥本亡異雖非北紙實皆薛氏所竊本
也此本蓋是薛氏舊本紙墨渝昏殆猶東
郭子綦垢弊愈甚而神益清望而就之真
有道之士也

跋懷素草書四帖

截真論右軍書未若深服後延為黃長睿
所貶殆釋氏所謂報緣員嶠寶晉之餘復
游戲唐蹟吾意後人無敢出議口當以是

為徵

跋歐陽詢隅隩帖

評書家嘗言率更書難雙鉤蓋其落筆全在骨法若填補肥媚則失其體舊見唐彥猷摹鄱陽帖筆意絕近此卷殆駉歸之矣

跋聖教序

三歲記舊經生多習之李西臺人品高猶不免蹈齷今觀此卷遺其玄黃非有拘窘蓬萊神仙海鏡雲滅濡毫而踞龜殼非此

翁也耶

跋懷素自叙

自叙墨蹟俱有蘇子美補字氏見數本董
道進德壽殿者為第一然子美所補皆同
殆不可曉善鑒定者終莫能次其後先今
觀員嶠所書貴耳賤目之士願加詳焉

跋急就篇

索靖急就王廙所藏僅存於衣摺是渡江
時已不完章法微茫轉摺之分少失之則
訛謬矣自唐以後遂不敢以是擅名觀此
足以驗筆塚之功噫誠難矣夫

詩中詠跋懷素聖母帖
劉綱得道四明余嘗欲游山中攀懸崖坐
石牕問超世之旨而來得今觀此帖極偉
怪素為文世未之見而此帖亦世少摹刻
觀法書幾三十年諛聞若是是果孤陋耶
計圖跋跋王笥觀李後主牒言耳
漢武南巡以天柱為南嶽而江南諸山言
神仙者皆宗之玉笥山記所言漢武良本
此至蕭子雲撰立館碑有曰清虛之館蓋
其地也李重光以慕爾小邦當開寶末年

兵勢寢迫奉宋正朔不暇給而猶曰御批
此殆終身不去帝號之誚所行文又曰準
教則王制也南唐之亡城陷猶誦佛不輟
渡江雖功在曹彬而江面闊狹表裏實一
僧圖獻于太祖宋史特諱不言耳九華先
生道家者流李主得國之效觀其成敗為
之憮然前史官袁桷書

跋蔡君謨汶嶺帖

君謨行書蘇文忠定為第一其所摹右軍
諸帖形模骨肉纖悉備具莫敢踰軼至米

元章始變其法超規越矩雖有生氣而筆法悉絕矣昔人嘗言程李御兵各善其用學程之道猶魯男子也君謨蓋深知此唐人雙鉤多橫榻執筆尊謹懼其妄出膏臆也今觀汶嶺帖較唐文皇棗木本益足取徵延祐五年六月會稽袁桷書

秘閣續帖劉無言雙鉤開皇蘭亭

元祐間詔以秘閣舊蹟淳化所未臨摹者命劉燾無言董其事為續帖十卷至建中靖國畢工後大觀間蔡京復增臨十卷去

無言所題命京改題通為二十卷後復有
孫過庭書譜今世號為太清樓帖是也開
皇真本後繇權塲復入德壽御府號神龍
蘭亭紙前後角有神龍半璽蓋唐中宗時
所用印也理皇下嫁周漢長公主于駙馬
都尉楊鎮故事奠鴈奏進禮物一百有二
十奩理皇從復古殿取神龍蘭亭為第一
奩以報宋社亡楊氏子不能守歸于濟南
張參政斯立大德末年復歸集賢學士李
某余得見之以百花蟠龍官作錦為標首

前有希世藏小璽真竒物也此卷正為無
言在秘閣親摹事見無言手跋向水文簡
公裔孫當韓侂胄聚閱古圖畫皆出永鑒
定自淳熙後圖籍考訂之富惟雲溪向氏
錫山尤延之諸暨王厚伯三人然字畫最
惡拙及今與僕遂成四人延祐七年二月
六日越袁楠記時官集賢獲觀此卷賈相
舊物也

跋蘇文忠與黃師是尺牘
黃師是寔先蒲城人其父穎川府君好謙

與二蘇公為同年進士師是遂與蘇公家
通姻譜嘗為提點刑獄文忠有曰白首沈
下吏綠衣有公言之句所謂綠衣蓋指侍
婢朝雲言師是官職之不遷云爾師是官
至待制其第宰星變上疏論蔡京遂長流
海島有子子游脫驂以葬歐陽徹張魏公
義之後居四明之奉化此帖縫印曰仁儉
者為子游之子而視師是為伯祖仁儉之
曾孫應春以詩學教授鄉里後其子皆為
達官楠嘗聞長老言其家所藏二蘇公帖

凡數十紙五世澤衰皆散落殆盡此帖蓋
遭毋章頤人之喪文忠所慰唁者舊亦嘗
見石本今獲真蹟為之深有感焉
跋米元章書
元章壯年學蕭誠書後學段季展最後悉
意師褚河南其體三變晚復規模大今往
往行書為長御府米帖有楷書周官性不
耐拘檢時有塗注中原諸賢所見周官蓋
行書也草書之變始張旭行書之變由米
老蓋其顛逸政相侶耳孫過庭嘗自言作

書無一筆大令善書者必能評其優劣也

跋汪氏推恩詩

石信州汪氏孺人誥一道實壽聖齊明廣
慈備德吳太后壽七十時孝宗上壽康壽
殿推高年恩所賜也紹熙五年復以八十
行慶壽禮未幾孝宗崩危疑之際定立曾
孫毋儀四朝猗歟盛哉嘗考乾淳之際國
境寧謐天子以孝治天下一時郡縣以年
高聞于朝者視汴史惟最多舊制男女凡
年登百歲得官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

如民百歲而慶壽恩八十以上始得預如
前制差等焉張氏自待制時為宦族則汪
氏之年耆蓋可知矣參政師點蓋施公施
為廣信人首相文定王公准實桶外祖母
碩人之太父于時文定作相其母夫人猶
迎養相府君臣廣孝於是可見元傑沈靜
好修學老子道猶能寶家牒於易代之後
故國喬木藹然遺思桶也世為史官得無
書乎素桶記

題李龍眠雅集圖

寵眠舊作雅集圖在元豐間于時米元章
劉巨濟諸賢皆預蓋宴于王晉卿都尉家
所作也嗣後詩禍興京師侯邸皆閉門謝
客都尉竟以憂死不復有雅集矣元祐更
政蘇文忠公為中書舍人黃太史入史館
張右史晁河中為正字秦少游以品秩家
下亦校黃本書籍未幾晁以憂去又未幾
趙挺之論蘇公少游曾直同一疏否則晁
亦在疏中矣噫元二之際號為翕如黨論
之萌蓋已兆朕良可悲也此圖蓋作于元

祐之初龍眠在京後預貢舉考斯時之集
則孰為之主歟曰此安定郡王趙德麟之
集也德麟力慕王晉卿侯鯖之盛見於題
詠文潛嗜飲樽罍滿几者其實也少游凝
然有思其小秦王之意乎魯直每遇家妓
輒書裙帶今乃題卷猶故態也東坡公精
神凌厲見於筆墨而待門下三客蓋未嘗
以此易彼嘗攷文章盛時各展素蘊故六
君子別集體製各備後宋之弊以華貫為
重墓中之文前歸於周文忠公樓宣獻踵

之至於宋造劉龍學專之矣仰止英躅庸
書于後

題八馬圖後

龍眠嘗作明皇八馬圖此蓋其雲仍也奚
官調牧深得沙苑間意態畫評云人稱高
名馬虧先匠余於斯圖亦云

題雙竹圖

彭城遺派如俞且軒梁率庵皆有瀟洒意
態世人貴耳賤目正不免如米老牛即戴
嵩象即章得之誚此卷雙折枝煙雲慘淡

展閱晴齋頗有莊生去國幾年之意
書藝祖皇帝十節度風雲圖後
杯酒釋兵柄此啓運立極之基也然文盛
武衰亦自此始攬風雲圖痛當作慟遺民
袁桷書
以辟穀圖壽張治中併識其後
參預篤素張公孝伯于湖先生之從弟為
貳卿時有以辟穀圖為初度壽翫其詩語
典密超遠非參預公不能受未幾入西府
又倍幾政偽學之禍公實彌縫雖一手獨

拍國史時政至今猶可考也晚歸桃源領
祝釐十餘年康強壽考是生樗寮太中公
亦以字畫醞藉重一時年過八十作字猶
嫵媚本茂枝亘有自來矣楠大父嚴州於
太中情好朶厚每相顧語時事艱塞思欲
如參預公嘉泰時不可得風雲變更此圖
遂為袁氏家寶思得留俟裔孫以永兩家
傳龍之美治中張公精神炳耀篤志文物
於吾家族祖正肅公有三世之舊振轡角
水言語冰雪誠信金石優游孫讓而發不

可犯事不徒作超然有黃石公審勢之道
桷往游金華聽言論之緒觀茲佳辰敢以
參預張公所至者為祝俛仰疇昔今百二
十年矣庸書所聞為公壽四明後學袁桷
書

題趙希遠山水

前賢議大年山水平遠多朝陵往回所見
今觀此圖殊有泉石意態吾鄉樓宣獻公
嘉泰坐錮十年不作子公書問趙尚書時
方尹行都其猶子輩行後先不同要知此

畫不當以此為重近世附會率類此

題家山圖

巖壑朱鴻臚翰墨繪事乾淳諸老咸尊許
之余屢見其書洛神賦飛湍圖當未易入
書畫家評品信知前賢遊戲不得以藝名
目竹墅先生舊為江行圖登瀛圖復因思
陵書法充為學書韻譜使之較藝書畫二
博士意其猶朱鴻臚也藝成而下韋仲將
闡立本懊恨莫雪則知遊戲深意未為害
道桶客錢塘獲觀家山圖於其從孫一清

典刑日淪雅思清集萃于墻屋之被文繡
宜深寶藏以示同志

題赤壁圖

空濛寒江望斷壁如日色羈臣謫子作淒
然懷土語侶傷正氣余嘗讀囚山諸賦深
惜其才其不遇果命歟覽此長卷益知東
坡翁百折不撓非景物可動為之一齧

題模本重屏圖

重屏圖至汝陰王明清氏始定正坐者為
南唐李中主像余嘗見樓宣獻公家周文

矩所畫初本前有祐陵御書樂天偶眠一
章噫承平盛時君臣圖治而區區慕企者
年之安佚禍及於身國亡於嗣苞桑之戒
有自來矣此卷模榻不遺毫髮迺喬仲常
所製深得龍眠筆意而精巧過之以此辨
定

書牟端明脫鞞圖黃魯直返棹圖
贊後子昂畫時守當途所贊

嘉定改元首召樓宣獻公為翰林學士承
旨更十七年不復有繼而學士亦久虛不

用寶慶初首用鄭忠定公時則有若洛水
程公相繼為學士端平則真文忠嘉熙則
魏文靖文忠不肯拜命文靖不兩月即入
政府矣淳祐特用三人曰端明李公參政
應公其以不能辭者吳丞相一人耳至景
定始踵用徐公端明年公獨年公至咸淳
初猶學士噫四十一年理宗所命內相不
過四五人則凡號為學士者誠難矣方陵
陽李先生特以史局入蜀為參謀首辟先
生以自近蒼黃出蜀李公造朝願給筆札

補其書先生之助為多龍翔之役丁董氣
燄無敢犯一麾出守惓惓憂國絕僥踰鼠
穴之蠹初圖見之感指摘文致之弊太史
之圖見之裕于子孫經術淵懿為東南師
表故國喬木殆於是見之矣念昔至元乙
酉嘗從子昂承旨公于錢塘于時年少氣
銳各欲以文墨自見此圖之作實在是歲
黿頭之兆殆表於是桷也學不加進而志
日益懦肅容斯圖其亦有所感也夫迺祐
四年九月袁桷書

題楊補之梅

逃禪居士平生文章字畫清勁簡潔獨作
梅花習官體豈宋廣平遺意耶德壽殿深
愛之嘗命作橫披親御翰墨懼以是干進
即脫身還里士大夫自重若此可以見昔
時之盛

題湯叔雅梅

舊見叔雅作三香圖踰二丈遺其女準奩
田四十畝清實清矣如太清何叔雅性慕
曠達其繪事有山林枯槁之意德壽殿迺

不喜之何耶遇不遇有命昔人評詩謂柳塘春水真富貴語叔雅豈故為是以自况然予嘗聞評畫家言竹外一枝水邊搖落非叔雅不能蓋棺論始定於此圖見之

李成寒林

李光丞畫多入御府在民間者其子天章以金帛悉購藏故米元章作無李論此卷王都尉畫帙中物余留京師見寶繪堂畫帙僊佛折枝禽畜凡三帙後入宣和太上皆御題姓名復加寶璽宣和竅重光丞

山水今裝潢屏軸皆舊物蓋從畫冊表而出之者摺文猶見而後紙略剪去至治元年十一月丙子導刻尊號玉冊置省中歸坐南牕書

題山坡竹石牧牛圖

小坡竹石綽有父風後倅定武罵賊不屈以死其風節不墜光于前人矣坡翁流落困苦有悔不長作多牛翁之語將買田終老于陽羨而志迄不遂此圖之作無乃聆庭訓以寓初意與江南襁緥千里一色久

客于京塵狂寫故鄉之思無言而色已動
覽之悵然

題李伯時馬性圖

仁廟賜李邦參政此圖
為龍職李元中作

龍眠三李元中厠伯時豈淺淺哉嘗聞伯
時欲工馬形狀或有告者曰非入天廐不
可今世所傳好頭赤等圖悉天廐摹寫鳴
兵起俛神氣洞馬腹矣後復有告者曰子
性非馬性入於自然寧有悔悟使真入之
曷有出理由是懺悔作大士象袁桷曰性

以理成物具理具區別有殊性善益彰惟
我新開意交與天香靈寶立朝息事請那
仁宗皇帝溥博濟物一視同仁其所以際
待大臣者實有差等其膺是賜非臣彬不
足以稱
龍御上賓先臣不接踵以逝誠有是也夫
嗣子升至治二年命小臣袁桷叙本末謹
稽首拜手為之書
題王黃華墨竹
黃華老人祖襄陽筆墨至於平世不遇卒

至窮困流離時使之然使生元祐盛時實
不在米老下文丹淵用墨意在筆前觀此
卷豈在彭城下耶德常評古精詣遂取其
評以書

題李龍眠十六羅漢象

龍眠白描多用吳道子臥螭筆若一用界
畫法則非真矣此卷山林嶽峯骨相嶮嶮
猶有離王舍城真態非復有江右卑弱儀
度神閑意定視天台靈鷲直瞬息事龍眠
神氣洞馬腹晚脩蓮社得無冥會耶

題彦敬子昂蘭蕙梅菊畫卷

余嘗見彦敬子昂親作繪事生香踈影光
透紙墨觀者莫不歛衽二公既下世摹傳
益多優孟之叔教幾不可辨觀此香意猶
侍杖屨時也

題子昂擊磬圖

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削蹟父子
之亂於斯時也聖人得無所感柴也其來
由也其死事果有至於此名畫記有擊磬
圖不存子昂創意作此本其亦有所感也

夫

題鄭有之蘇黃海棠詩卷

吾鄉樓楚公為令登封得嵩山之石以歸
自渡江來南北隔絕其孫宣猷公遂築樓
扁曰登封而貯石於其上京洛慨嘆其記
文實三致意焉華陽自甲午之破衣冠南
來不一二數土地之宜登於王所者悉絕
若竒花美木往往於前賢題詠中髣象而
不復可覩金華鄭有之北山先生宣撫公
之裔孫其家有蜀棠一本猶傳以為宣撫

公自鎮蜀歸時手植有之復得摩圍閣所
刻東坡海棠詩一篇又得黃太史所草合
為一卷每花時舉酒展卷高歌居然萬里
之勢見於眉睫其與宣獻公之意政相侔
余嘗聞牛竒章聚花石之竒麗而身不及
享近者內翰洪公築瓊圃於第而幾致竒
禍孰若宣撫公清名懿行淑於後人一花
之微猶存於百數十年之後古人有言曰
十年之計在木百年之計在德今德與木
俱存而無墜豈不美與謹書其事于後他

日訪喬木之居坐花陰之下舉觴相屬當
為賦其事

書趙監酒墓記後

唐世宗室其初皆有封爵世遠親盡遂與
異姓之臣雜而仕宦至或流落民間故作
史者深為之嘆惜然而石堤谷之慘則又
有甚可歎惜焉者也宋太祖懲前代之失
諸降王子孫皆得登仕版而柴氏錢氏復
與為婚姻號為冢盛至於靖康大變流離
南來皆得奉國牒以見于宗廟絕猜疑之

嫌於此可見余嘗自紹興以來考其世系
彬彬秀出亡慮數千人至若魏王諸孫雖
其族屬號為疏遠卓然可傳者調華則德
莊仲白清謹則德老父子抑有以知祖宗
垂裕之盛乙未秋趙君開叔出其皇祖監
酒君之銘謂余曰此相國程公之所作也
監酒君於魏王為九世孫而文昌公之從
子也文昌師性命之說於慈湖先生為時
儒宗曩先人官廣陵時詔以家世舊聞甚
習暨歸餘姚故居每拜高曾墓下讀諸老

所述先德夙夜畏懼不能承嗣丙子奔播
善和故書與墓碑俱燬為庶為奴不敢自
恨獨欲求程公之銘不可得也惕然於心
幾二十年今復獲于四明之族黨誠不勝
慰喜其為我記其事余曰世之畏禍者多
矣變姓之張祿別族之輔氏蓋思以自全
也今君之喜非昔之喜也君方以易推策
隱市以自活易之道非止於是其憂患之
深者也養其支離以盡其天年斯足以不
得其先矣餘不足為道姑書其事而歸之

始曾大父越公從正獻公時通判少鄉
方總角誦書正肅公方入小學于時諸生
從正獻公凡數百人公教不及諸子毋美
人戴氏手模顏魯公大字以教諸孫宗盟
之好實夫人啓其議故越公少年作字亦
習此體後伯祖通判大父嚴州左相
與模學進脩堂書體兩家敦叙情誼於書
牘猶可見也嘉定癸酉歲正獻公自九江
召歸郎省越公下自桐廬入為奉常屬

官後正獻公為侍從而越公復入著庭
同朝凡六年後三年正獻公奉祠歸里
越公以列卿尹臨安公作詩十章相寄獎
勵尤深而其首章有曰少年妙譽已超然
不肯隨群苟目前蓋猶言昔時遲赴禮部
相從事也暨正獻公薨越公挽章有曰
燕堂聯族子講族後諸生蓋言合譜時事
也自正獻公而下書牘無慮數百皆藏二
父房往歲從兄子禮舉此卷以授己丑之
灾凡先世舊物一夕而燼獨此以藏于故

山獲全追念二家宗盟之始今已百二十
年舊聞零落懼不復記憶因書識于後俾
後之子孫得以有考云甲午歲良月曾孫
桶謹識

書馮將軍翠峰詩後

金煬渡江世人咸稱采石功為雄偉而不
知煬之首謀以海道進兵為第一向非膠
西用竒決勝則長驅海陵江左殆未可保
始余閱伯李微甫繫年書深疑紀采石之
事為多膠西之事為略間閱傳記則知前

輩已議雍公之張大而伯微甫雜記亦書
雍公經理關陝之不遂蓋未嘗不置疑於
其間也膠西之戰李寶功誠不得泯若馮
將軍事獨不得見於史為可恨惟趙氏遺
史所記號為詳悉而所謂當時卓然奇功
皆歸於李寶之偏將曹洋乃於馮將軍深
有異論且謂獨請海艘借勇以避虜棄陣
却走於凱旋之先余嘗反復其事有知其
不然者夫軍法莫嚴於背兵李寶非能假
馮將軍者也其捷也實寶命曹洋詣關以

奏洋安得不揜美以自稱方是時猶槩受
其賞將軍之不却走也明矣所傳聞異辭
聖人猶疑之遺史重妄之罪深矣微正獻
公直筆以行遺事則將軍之功不止於泯
焉而已也楠曾大父樞密越公尹行都
時築射圃曰旬閱下教出將軍射法以試
士伍白首軍校猶能誦將軍射譜樞密
公訓閱之勤山陽弄兵公以不發兵坐視
責時宰由是去國于時領兵殿巖者幾欲
承受風旨齟夏震遺志以報私恩每思將

軍之忠烈有不待子孫而後傳也今觀翠
峰題詠諸老贊述滿卷獨正肅公書尾之
語猶不滿於紹定之事噫其亦有望於後
者與彭叟成紀之正裔今為范氏後馮范
之譜猶臨邛高魏之譜也昔陶商翁劉景文
以邊將有能詩名將軍翰墨之美誠不愧
古昔彭叟以詩書迪紹前人光其當不止
此敢辨遺史之妄以補家乘復以勵彭叟
云丁酉歲正月辛未越國袁桶書

書史文靖為西山先生薦黃叅軍

家問

嘗讀西山先生通文靖公啓有曰四紀奉
常之第三州刺史之符華塗咸擬於直登
雅操獨安於平進又曰青原彭蠡善政有
百年之思太白東湖勝賞窮四時之樂味
繹詞旨蓋不以赫奕為可貴也紹定元二
先生去國文靖亦歸老里第今觀薦士之
急遂因父以致其子而文靖諄諄訓諭尤
以先生為重絕于橈之嫌於斯可見搆聞
諸尤言永國為相時欲迎公政府就養不

一歲而返方永國之入相也公獨言參預
應公宜為文字官應時以議端平兵事謫
歸里未幾果得召命將入國門劉濮二堅
相繼論去公聞之歎恨數日噫父子至親
宜無所嫌避在隆興時若張紫微之總得
近世之江文忠誠有不可處若文靖父子
誠無可議一時廷紳不免有趙括之譏慨
貴盛之不常愍天運之日圯三復遺墨肅
襟以嘻是歲五月乙亥年家孫袁桷謹書
于其曾孫益伯題識之後

書張仲寶家譜後

古者別姓收族莫嚴於祖廟自宗法不行
各尊其禰不待數世而視於絕族蓋譜謀
不修廟制不立迄無所藏附故耳唐世廟
院之法猶有遺意至宋令甲非君賜不得
立由是公卿大臣各懷安苟且視以為難
事自渡江來承賜者七幾其所立廟率燬
於火或撤去不復立而獨張忠烈王故廟
易代猶無恙方承平時張氏族號曰寂盛
散處都邑其房院稱號各以數目為別歲

時烝嘗男女長幼悉列廟下而復擇宗子
以主祀傳于今其法蓋未墜也昔摯虞以
漢亡之後譜傳之失子孫不能言其先祖
推其本始作族姓昭穆夫當派亂之餘理
固若是而先儒以為厚風俗之道亦莫若
明於譜系今仲實因故廟之舊合七世之
譜旁行邪如指諸掌慨今思古將襲德
踵媿使夫來者之有以自振而其可傳者
非止於章綬赫奕而已夫尋丈之木其旁
達拳曲者莫病於本也阿閣之鳳翔翔振

迅者無害於德也惟其有之者斯似之也
書曰詔聞衣德言又曰迪惟前人光仲實
其勗之矣袁稱識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



旋於中...

...

...

...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

題跋

書張忠烈王傳後

世言老子書富國彊兵以予觀之是未足知其說老子言佳兵者不祥而陳平亦言陰謀道家所忌夫其書學道者之所祖而言用兵有不得已之意則兵者非真喜用也宣政以來老姦宦豎爭弄兵立功於僥倖馴致靖康之禍議者謂佳兵於此可見矣至於建炎兵不得不用而一時狃宴媮



之久長驅南來蔽遮阻厄者皆望風奔突
驍將巨鎮遂廣立屯衛以自重而東南民
力匱轉輸供給之苦未幾而紹興用事者
言罷兵矣方是時秦氏子誠無所容罪獨
張忠烈王有適墮偃月之計而後無與辨
之者當罷兵之初莊簡李公嘗同其議檜
之始末可以遷議也論檜之罪當誠於罷
王西府之任蓋姦臣造謀未始不假宿德
重望以厭服衆論事成而即排之者毋怪
其善是故李公之去也不數月而王雖一

歲而去則亦有所不免夫事之毀譽難定
於一時而視其子孫始足以知昔時之行
事漢高密侯鄧禹功為中興第一遲遲長
安無以辭光武之責至其訓子孫俾各習
一藝則其善後良有古意唐李勣垂歿之
訓嚴且明矣敬業之覆宗滅祀終不可追
豈非立后之議誠有遺憾也今王聞孫彬
彬滿於家乘施及五世崇德植學以自表
著猶不可一二數則是非之公當由是而
見因書所聞以附于家傳之後

書史忠定王貸錢券後

楠年十三四時有鄉先生應君文煒年八十餘善談論乾淳諸老舊事為楠言外高祖志定越王未第時儼富民錢氏坊以養越國夫人洪氏今天童松徑東臯先生精舍即坊故址也當紹興甲子歲越國夫人壽周甲子忠定王假坊錢為酒食以合姻族閭里禮甚具坊故屬浙東常平司至秋七月不勝輸官之苦留繫于越宿越賣餅湯媪家是歲鄉試期已迫忠定王不得歸

里鬱鬱悵望媪微聞曰秀才何負官逋如是遂具以前對翼日媪召兒與共約曰我積錢百千以治終事今悉與秀才輸官若中秋試必速償我毋惜也王歸果與計偕實紹興之十四年至乾道間王以衮衣偃藩養越國夫人于越時媪猶亡恙王命使者車迎媪坐堂上拜之欲官其子媪謝弗受曰願丞相子孫他日官越毋忘媪家時賑與足矣後忠獻為常平使者復命駕媪家拜其像與其子坐且遺金帛甚厚應君

又言樞密公帥越余時相從湯媪諸孫猶
在樞密公紹先志如初特伺候門下旬日
為異耳今獲從丑世孫公升允叟伏觀手
券夷攷歲月去秋試纔二月當從此券以
償湯媪而桶所聞於應君者不誣謬為可
信謹書以補家乘之缺維王盛德厚行垂
裕無極以允叟五世大宗兢恪遵奉睦宗
廣孝下賢急施當不止智周於家庭慮盡
於鄉黨而已也桐木之韓由南澗而愈昌
申國之呂至太史而益著韓呂五世孫聞

望若此允叟其有以勗之書曰迪惟前人
光又曰紹聞衣德言因以勉允叟併以自
勵

書焦節婦傳後

唐虞之事載籍莫詳徃讀劉氏外紀胡氏
皇王紀等書記帝堯之時孝慈力耕桑者
表其門閭雖遐邈無本非有類於荒怪不
經吾取以為始焉世衰道微日淪於媮彤
管之詩先儒或疑為季代之作於是泚德
內範與男子並稱若列女傳所載張芝桓

女之徒皆得如帝堯時故事亦足以惇行
表勵噫其意亦深且明矣楠游吳門讀中
丞徐公所為焦氏婦傳誠可謂懿厥愬婦
而其彰明之姑實自其弟焦侯發之昔屈
原作楚詞悲切及覆而獨推高陽之玄冑
女類之婢媛蓋其好德之心根於自然移
為忠君愛國猶不敢忘其所自使原幸得
其時則其光榮之道不假於原之自陳也
方今焦侯以明達粹雅嘗舉正於省闈前
教貞行將以請于太史氏更生蔚宗之筆

足以稱是非如李文公之傳揚節婦不得
入唐史為可恨也詩曰此令兄弟綽綽有
裕焦侯孝友之道於是乎備矣敢書所聞
于後太德庚子越袁楠書

書湯西樓詩後

玉溪生往學草堂詩久而知其力不能逮
遂別為一體然命意深切用事精遠非止
於浮聲切響而已也自西崑體盛褻積維
錯梅歐諸公發為自然之聲窮極幽隱而
詩有三宗焉夫律正不拘語腴意贍者為

臨川之宗氣盛而力夸窮抉變化浩浩焉
滄海之夾碣石也為眉山之宗神清骨爽
聲振金石有穿雲裂竹之勢為江西之宗
二宗為盛惟臨川莫有繼者於是唐聲絕
矣至乾淳間諸老以道德性命為宗其發
為聲詩不過若釋氏輩條達明朗而眉山
江西之宗亦絕永嘉葉正則始取徐翁趙
氏為四靈而唐聲漸復至於末造號為詩
人者極凄切於風雲花月之摹寫力孱氣
消規規晚唐之音調而三宗泯然無餘矣

夫粹書以為詩非詩之正也謂捨書而能
名詩者又詩之靡也若玉溪生其幾於二
者之間矣吳門湯君徃得其過葛嶺諸詩
玉辟邪鐵如意之警策有得乎玉溪生之
深切精遠余每欲蒐其精良者而一讀之
來吳門其從游陳子久相過知湯君之詩
雕搜會粹皆子久任其事余不識湯君而
知其用意間有與余合遂書玉溪生作詩
之源委宋三宗詩體之變以慰湯君庶知
湯君非苟於言詩者子久嘗學于湯不知

余言能有合於湯否噫詩至於中唐變之
始也若玉溪生者跋而望之其不至者非
不進也子久年富才俊它日追風雅之正
返雲咸之音其視余言殆猶糠粃也大德
庚子四明袁楠書

書高息齋嚴母方氏夫人墓誌後
息齋先生蚤歲入辟雍受知于龜山楊先
生後掌國子於熙興五峯先生一書抗慨
明白遂即掛冠致事辨春秋王霸未嘗不
嚴正而簡明也成均學制至咸淳之末猶

復遵守其或變更傳會皆大臣私意或謂
與宣和三舍法微近是殆不知先生本於
周官乘聲附響無以議為也舊聞遺落麟
臺故史三厄無從考訂郡誌疏缺能言高
氏出處大致譜謀官號亦不多見而楠以
先世遺藏得其集註喪禮若奏牘之見於
會要者猶一二條目至於他文則皆未之
知也今年春得讀嚴母方夫人墓銘其叙
師友婚姻之好不以窮達渝易足以知先
生成均之法出於門塾之遺意而方夫人

余言能有合於湯否噫詩至於中唐變之
始也若玉溪生者跋而望之其不至者非
不進也子久年富才俊它日追風雅之正
返雲咸之音其視余言殆猶糠粃也大德
庚子四明袁桷書

書高息齋嚴母方氏夫人墓誌後
息齋先生蚤歲入辟雍受知于龜山楊先
生後掌國子於熙興五峯先生一書感慨
明白遂即掛冠致事辨春秋王霸未嘗不
嚴正而簡明也成均學制至咸淳之末猶

復遵守其或變更傳會皆大臣私意或謂
與宣和三舍法微近是殆不知先生本於
周官乘聲附響無以議為也舊聞遺落麟
臺故史三厄無從考訂郡誌疏缺能言高
氏出處大致譜謀官號亦不多見而楠以
先世遺藏得其集註喪禮若奏牘之見於
會要者猶一二條目至於他文則皆未之
知也今年春得讀嚴母方夫人墓銘其叙
師友婚姻之好不以窮達渝易足以知先
生成均之法出於門塾之遺意而方夫人

崇師教子不得與流俗同也噫師交道廢
遂耻以師自言陳稽古印綬惡遇舊館人
者有之矣婚姻禮乖雖潘揚之睦猶以貧
富異心尚何敢脩師友之誼敦婚姻之舊
於富貴利達之後也夷攷漢唐傳記嚴母
之賢者莫若延年與武彼二子苛酷驕蹇
遂不幸使內則懿範見於史氏今嚴氏儒
雅奕世聞孫與計偕登仕版者亦不絕書
則方夫人之賢不著於郡乘嚴氏之幸也
巨川往歲南極交廣蒐竒補軼多四方聞

見今垂老隱居充然自足不假於當世而
獨卷卷表章先夫人之訓範以示厥後復
使高先生之遺文振暴於二百年之後謏
聞寡見由是而廣惇本崇禮由是而興不
亦躋與謹書其後而歸之大德壬寅二月
九日袁桷書

書吳興張景芳祖母費夫人所作
華嚴偈頌後

南軒先生祖母魏國夫人日誦華嚴得心
法於佛日杲佛日之頓悟機辨亦由華嚴

或謂華嚴佛富貴此蓋以妄測妄非
知道者方魏國學佛時忠正謫居
南軒先生從五峯游學子孫為一
代師表未始諱言魏國為異端也近世宗
正之說方新凡類近釋氏者子孫皆捨匿
不著于家乘今吳具張景芳獨次其祖母
夫人偈頌以光示子孫忠厚孝謹將繇爾
以興敢書宗衮之事以勉大德壬寅望日
越袁楠書

書鄭潛庵李商隱詩選

李商隱詩號為中唐警麗之作其源出於
杜拾遺晚自以不及故別為一体玩其句
律未嘗不規規然近之也拾遺愛君憂國
一寓於詩而深譏矯正不敢以談笑道若
商隱則直為訕侮非若為魯諱者使後數
百年其詩禍之作當不止流竄嶺海而已
也楠往歲嘗病其用事僻昧間閱齊諧外
傳諸書籤于其側冶容褊心遂復中止私
以為近世詩學于頓廢風雲月露者幾於晚唐
之悲切言理析指者鄰於禪林之曠達詩

雖小道若商隱者未可以遽廢而議也客
京師潛庵鄭公示以新選一編去其竒
衰俚艷讀其詩若截狐為裘播精為炊無
一可議去取之當良盡於此昔蕭統定文
選至淵明詩存者特少故議之者不置至
王介甫選唐百家詩莫敢異議而或者又
謂筆札傳錄之際多所遺落嗜好不同固
難以一今此編對偶之工一語之切悉附
于商隱之詩如是足矣覽者其何以病
因書其說而歸之

書定興王成之墳臺記後

自古不修墓之說見於禮經世媮倍浮遺
墟敗塚子孫有泚其顙而莫以為怪抑不
知必誠必信當自其始至不幸而修者非
禮之正也自墓田定尋丈崇卑之制穰穰
世胄率從事翁仲雲闕之靡麗發丘摸金
蔑有遺藏抑不知制令之始蓋以防其侈
非俾之薄內以事外也定興王成之躬負
土之勞高為墳臺積至尋丈絕推埋之望
而慎終謹始復合於聖人立言之本意吾

友李伯宗甫特叙表其事余嘉其純孝之
實而復以是說告之大德癸卯七月既望
四明袁桷書

書陸淳春秋纂例後

近世春秋家立褒貶於字義茫不知盡性
之理按其形模以中有司程式為精巧天
理人慾三尺童子矜矜然猶能言之春秋
之學廢矣習三傳者唯文詞是師左氏盛
而公穀廢矣武夷胡氏作傳止於七家唐
世傳春秋者皆廢矣噫至何事春秋哉吾

里樓宣猷公晚歲欲明義例之說時永嘉
陳君舉舍人為春秋傳遂序其意而焚其
藁每語後進當以唐陸淳集註纂例清江
劉氏傳為不手余家所藏纂例乃寶章桂
公所校號為精善按纂例他無善本審此
書廢已久聞蜀有小字本惜未之見唐志
纂例十卷集注三十卷微旨二卷辨疑七
卷余來杭復得微旨二卷迺皇祐間汴本
聞茗溪直齋陳氏書目咸有之當搜訪以
足此書以假友人得脫灰燼劉氏傳迺先

越公居宥府時岳肅之侍郎所遺家諱咸
以絳羅覆其上二書當永為子孫寶俾勿
墜

書鄭潛昭曾祖東谷先生謚議後
胡忠簡論王正道時不知其後之忠烈也
廟有碑史有傳斯無愧矣三槐名孫崎嶇
擾攘欲以竒計立功業不幸有脫略名教
之誚使不若是則幾為狼藉人矣今觀枯
蒼鄭公覆謚猶不怒置議禮義名節士之
大開謹于正道蓋將以謹夫後來者耳渡

江百餘年屢厄權相獨定謚無敢希指至
若賜謚則由舍人行詞端平以後謚愈多
而名愈濫惜不得鄭公有以正之嗚呼悲
夫

書朔齋先生都梁第一樓詩後

南豐記擬峴臺欲與州民同其樂至朔齋
先生之賦都梁第一樓則欲與之同其憂
非深知民隱者言不至是此卷筆勢有籌
筆驛詩態度嘉定以後士大夫不復崇尚
字學獨公與莆田陳復齋號能書二公出

處相近要未可以一藝名

書朔齋送弟牧翁十絕後

朔齋先生以宗正兼直後省于時先子
方入轉運幕府一見道問家世即以科目
剡薦至今照牒猶襲葳也今得拜觀遺墨
其藹然友于之意見于篇翰前哲愈遠古
道日媮擣章繪詞言行實不相顧觀此亦
足以媿警

書高使君脉圖後

吾鄉嘉定以後故家諸賢獨高使君衍孫

興寄冠珮清逸儼整如晉世圖畫賢士宅
旁植水竹竒右號曰竹墅其食必按本草
其居處必順叙寒燠銖分脉法如指諸掌
往時搢紳類能夸詡之數十年來士益困
不復知有清事楠幼與其諸孫一清相過
往見一便面即使君脉圖也于時一清方
編類經方惜日不自置叔祖文昌公猶無
恙其尊聞于家庭者尤精確可傳信今幾
三十年而一清所為醫書千事亦成矣宓
戲作易神農為本草至黃帝述素問難經

等書三聖人未嘗以下筮醫藥為鄙九流
肇分漢世儒者猶不得尊則此復何議至
陶弘景孫思邈貞白為高能令天子大臣
傾下敬愛則道與神完者未以一槩論也
一清方遊公鄉間清名舊聞當益以貴重
敢誦所聞書附脉圖使來者得以故清容
居士書

題忽訥監司畫象詩卷後

成都郡治歷唐宋幾五六百年牧守皆有
畫像政績可紀若常相國張益州愈遠而

愈不忘其治守無狀耄倪咸指其像羊詬
詈以病蓋棺事定豈虛語哉忽訥監司按
臨長沙墓木已拱其子脫帖木兒宣武公
知遺愛之被於長沙也至厚歲久而泯落
將懼夫子孫之叙述者未足以傳信固雖
豐碑善頌皆迫於一時之指使考其相與
社而祝之者審像以觀則得以察其平昔
治行之實永久而益信詎家庭之所少而
遠求數千里之外哉徧觀鉅軸其意有若
未盡桶也職在太史常丹之碑其能肯多

讓願泚筆以俟

書白敬甫三歲作大字卷

柳柳州劉賓客在海嶠為二童作詩有曰
小兒弄筆不能嗔泚筆書牋且賞勤柳州
則曰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
二賢期待如此彼二童迄莫能有聞梧竹
先生一為元公期獎卒有成就在易象之
六五解者謂默識心通為顏子得之令聞
壽考先生實何愧焉傳示子孫俾無斁以

承不忘其於志無為書與海許其於半端

書胡評事夢昱印紙

楠幼歲嘗讀卷曾大父樞密越公家乘言
寶慶改元九月旦胡評事進對首言濟邸
死非上旨當立孤以明本意于時相臣震
怒入對兩宮乞黜去未幾御史李知孝希
旨具疏削籍度嶺先公時尹錢塘力過
閣言削籍故事必下京兆書考功籍公遲
不肯署復三入閣相怒曰趣書何言宿留
凡七月始下公曰不十載嘗悔復吾母為
禍者且考功籍謹不涉署後必有知我者繇

是戒兵士善護復密以錢錕相遺贈自後
先公門人王公善邁亦踵論濟邸事而公
亦被黜去端平末年公始得諸老叙復楠
獨不得與胡氏子弟叅論來京師豫章
周儀之間言是事楠具所以儀之曰胡公
諸孫携考功紙來與子語誠不妄噫吳夫
人之復封端平之初也復立濟祀德祐之
末也馴致於此其何可言剛簡丁丑試集
英先公時為叅詳併識于是謹書其後而
歸之乙巳歲三月甲戌袁楠記

書吳景山樂府

景山吳先生佐金陵閩府時先子實為
貳車亦入幕嘗為桷言先生壯歲客群公
飛牋疾記坐宴席即就就亦弗視言論冰
雪懷吐竒磊不肯屈人下晚始第奉常嘗
鬱々自慨語昔時承平事謂今當不復有
未幾逃難解散先生亦竟謝人世後十餘
年其子博文為四明郡博士先子家居
敦叙夙昔猶一日也桷客京師博文通
先後至迺出先生手澤一通以示蓋方回

堯章之伯仲非如劉改之徒喑鳴叱咤以
氣為言者也唐子西之詠梅不免以倨傲
得罪先生之詞蘊而不露哀而不怨情見
乎辭而莫知其止殆駸乎國風矣俯仰
疇昔悲不自勝并志先子遺語而歸之
大德乙巳契家子四明袁楠書

書黃彥章詩編後

元祐之學鳴紹興豫章太史詩行于天下
方是時紛立角進漫不知統緒謹悞者循
音節宕跌者擇險固獨東萊呂舍人憫而

憂之定其派系限截數百輩無以議而宗
豫章為江西焉豫章之詩夫豈惟江西哉
解之者曰詩至於是幾有能繼者矣數十
年來詩益廢為江西者嘗慷慨自許掉鞅
出門卒遇虎象空券恣睢復却立循避不
敢近使解者之言迄幸而中噫然則其果
不可以復古與桐來 京師遇黃生景章
于旅次問其譜別于太史為七世而尚書
公對教之所自出示其詩宮商敷宣黷奏
不遇之意絕于詞氣吾知其充然以修興

太史氏之學者非子其誰也夫別江西之
宗者是不至太史之堂者也曠百載而有
俟捨其諸孫曷有望焉念嘉泰間尚書之
孫榮為常平使者于吳 曾大父樞密越
公丞邑吳江檄定理役時蘇師旦驟幸顯
獨絕請託無隱使者大喜得剡于朝而改
邑焉俯仰百年門下之誼猶一日也庸叙
疇昔而勉之大德乙巳八月中秋書于其
詩後

書劉將軍詩

言用兵者必曰師尚父讀其遺書多奇簡
韻語非深知詩者不至爾噫采薇杖杜詠
歌勞苦雖賤微者猶能知則古言詩抑豈
有文武異哉今觀劉將軍詩藹然有觀民
風審知止之意使高達夫劉景文復生攬
轡並行未知孰先後也

題金永安樂府

幼歲見老樂工歌梨園音曲若不相屬而
均數無少間斷猶纍纍貫珠之遺意也永
安老人所補歌曲按其音節無少異此殆

以文為戲者黃豫章嘗評小山樂府為狹
邪之鼓吹豪士之大雅風流日遠惜不得
共論承平王孫故態為之慨然

書清江羅道士詩後

往歲卜居城南遇梓人曰築室之制崇廣
纖鉅必謹其規體榱桷杞梓若一而用之
則堂觀亭室各不相類余於是悟作詩詩
法亦猶是也近世工清儉者局於律師宕
逸者鄰於豪角立墨守迄無以融液詩幾
乎息矣噫風雅俗之體夫子何自而分哉

清江羅道士詩余讀之審劑輕重分析清濁大者合繩墨小者適程度侶欲各取其長誠非苟於言詩者余聞學仙之說內固而神益清養之以歲年斯熟矣詩其果有二道乎

題蕭安撫迪後記

老瞞視天下事如探丸晚歲真態始見李衡號良二千石猶不免為諸兒計慮廼知情愛雖雄烈有所不忘蕭公安撫副使書迪後記上雄本始旁及疏遠教之食之一

語不及其私觀者與起噫故國世臣俯仰
事變何害不有獨蕭氏孫曾為名太守賢
御史官簿益顯今四世孫文孫靜敏好學
年弱冠上書御史府言救荒事皆切實語
行受選用種德之報是真有慶矣尚勉之
哉

書謝道士歸洞疾詩卷後

古之善養生者必適夫寬閒之地順其陰
陽使神足以恬不能有動於心苟絕其所
為深林崐巖隱翳白處將感悔震掉日有

不給且外不能以自治其理內者矣奚以
合榮觀之道豈徒言哉江湖之水至岳陽
而安流停蓄廣衍動靜交養括倉馮道士
居之三十年安且樂矣北遊京師縱身
目之廣益舒其和平夫山極於燕水極於
洞庭求其怪險不可得將安於自然道于
自然則刻形毀志竊據說幻者吾不知其
說也今歸主其徒與之游者各為歌詩四
明袁楠叙

書張侍郎孫祖傳存靖齋銘後

壽張先生精忠謹論為一代師表其居家
御飭子弟遺言懿範故家往往猶能傳誦
稱道聞其曾孫脩謹自振能世其家一日
示以深寧先生所作存靖節銘凜焉大訓
歸然于頽波橫流之域紬繹旨意深有感
焉者也靖念曾大父樞密越公淳熙癸
卯與文靖公同薦于鄉至嘉定間同在館
閣今百三十有八年兩家子弟因敢曠墜
而補承教于深寧先生者彌厚敢益以自
勵亦以勉夫張君焉幸癸歲後學素補書

書鄭魯公全拙齋後

粵昔先正忠獻韓公詩書五世其父康州
牧二於詞章尹河南富鄭公誌其事渡江
南來忠獻張公忠肅虞公尚論其世皆著
書立言有以自見至于二公發揚光顯百
餘年間懦夫庸子猶能仰止自厲審其先
德源委端有來也太師魯國鄭公劬躬敏
行是生忠定丞相為楊陵舊學其四世孫
奕夫示公所為全拙齋銘紬繹莊生之用
大不幾於贅矣念昔先曾大父越公嘉

定丁丑編次集英進士是歲丞相實奉廷
對紹定辛卯復同在宥府補以先世餘
緒得獲壻門下風塵荐更角東世槐不可
復覩深以為拙幾辱而巧鄰薄與其薄也
寧辱補不佞猶願於魯公取法焉敢以自
勵亦以勉夫鄭氏諸孫深味之

書鄭魯公嘗克達庵記後

占夢之書具于藝文自漢而下其學已不
可究雖間有占驗往往鄰於附會聞忠定
公以魯公所夢遍閱釋道諸書迄莫能解

今雖廣為箋釋使能言于未遇之前誠果
奇矣忠定布衣時嘗夢有告公者他日公
官位當止尚書後除禮部辭不拜由內相
入政府身後卒贈尚書令此夢之符有不
待辨而明者因以舊聞併補于家乘

書高密鄭節婦傳後

舊令義士節婦焯然表著者得入國史實
錄周召二南正始之道此殆其餘意也
世祖皇帝天兵下山東膺東諸侯之任者
維高密鄭公聞昔時諸老言僭亂以後削

荒易頑納諸軌範繫鄭公是倚宸衷嘉之典
書于太史澤遺子孫振家聲以趾嫩者纓
綏相接內教嚴整薰然正直流于士女終
始貞潔楠待罪史館異日得秉筆書鄭公
家世遺事附錄卽婦于後亦足以光盛世
文明熙洽之偉焉得而遜諸

八
文
人
如
有
所
不
可
不
知
也
跋
瓊山經德堂記後
象山先生作

晦庵先生晚歲每言陸文安公之門人多
得踐履是蓋深憂其徒之學鄰於上達後
百餘年黨同惡異空言相高其弊有甚於

昔今觀瑣山吳氏編次師友淵源固有缺
軼是又其門人之諸孫也勉之哉晦庵之
言是誠有驗矣延祐改元陳郡素楠書

吳饒公制書跋

史遷序道家以清淨為至言作封禪書唯
紀祠祝符應旨哉言乎能知史遷之微斯
近之矣

皇朝累聖繼體守文基祚鞏隆維臣全節
職掌玄學敷澤道德夸誕彫蠶之說悉所
不取祈天永命與易範相表裏至大三年

褒嘉典行遂特贈其祖父哀榮備美聞者
歎企粵昔聞元有臣法善前席之對皆理
道要術追顯先代而史官紀載弗克偉著
論者惜之恭讀贊書景命於標移孝為忠
全節之志固自敢替太史氏誠宜泚筆以
登信史使知

皇元崇尚實邁徃古來者得以有考云延
祐改元史臣補謹記

跋象山先生經德堂記後

朱文公答項平甫書云子思以來教人之

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
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
問學上多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
看義理不細某自覺於為己為人多不得
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
邊今觀文安公所作經德堂記瑣山吳伯
厚乃其門人諸孫持守之學有舊謹錄文
公語于前得愧夫世之貴耳賤目者願勉
之哉

書南劍謝君程文後

李漢定昌黎文獨序其古賦而明水賦不
得入今世定為外集者蓋趙氏本也唐宋
以詞賦取士其所為文率不傳後至王安
石改經義獨張庭堅陳古正義闡儒先之
微旨故東萊呂氏取而第之往歲聞閩中
諸先賢如莆陽二劉正字三山二林公皆
別為程文傳于其家而鄭屯田鄂通五經
資其說以取進士皆私相秘藏非其門人
傳授不可復得屯田嘗講授四明樓宣獻
沈端憲皆諸弟子于時談經之士專守師

說非若後時鑿新逞奇以取有司之悅而
昔時為有司者又皆溫良敦厚以成國家
之盛今世之所傳者斷自乾道淳熙之際
彬彬然猶可考也延平謝君用和示其先
人所謂詩論及其程文文獻之徵將於是有
取噫宋世帖經墨義之制雖見於史莫
得詳自呂申公試卷之編行而其法具在
謝君之意余深知之史氏之為末史者尚
宜有取焉史官袁楠書

書順堂記後

抑嘗觀易而知乾道之用為乾固順也而
承天者逆也乾坤定而人行乎其中仰觀
乎天七政繫焉猶不得與天同則人之所
以法坤者猶法天也事生於有為貧富壽
夭遵其自然庸詎知吾之謂逆者非順也
耶故動心盡性者逆之用存心養性者順
之體也尚書元公以順之道猶逆相須蜀
郡虞博士取坤順以為德余謂李君能盡
天道斯能盡人事之理矣

書塵陵蕭煥有救荒策後

救荒莫弊於鬻鬻度牒末世大儒猶不免遵
而行之民益墮而食益衆矣鬻鬻爵之令盛
於秦漢然不使治民猶有成周遺意降
于後王令下而中變習為固常望望王然以
去於是禁抑興而敵朴繁矣廬陵蕭炳有
來京師簡靜自脩心鄙諸人咄嗟取大
官閉門無競一日上書御史府陳救荒三
策三策行而祿弗及噫今世上書率資以
為仕進然卒未嘗有見用者甚者圖絕域
覈稅畝以自便朝廷清明卒報罷而猶

未悔視煥有三策寧不有愧然天下之弊
在於斟酌損益救荒有書而先賢素講猶
有缺然羊至而學益加煥有之進殆未已
也延祐丙辰八月旦日史官袁楠書

書余國輔詩後

余嘗以為聲詩述作之盛四方語諺若不相
侶考其音節則未有不同焉者何也詩
盛於周稍變於建安黃初下於唐其聲猶
同也豫章黃太史出感比物聯事之冗於
是謂聲由心生曰聲以求幾逐於外清濁

高下語必先之於聲何病焉法立則弊生
驟相模倣豪宕怪竒而詩益浸淫矣臨川
王文公語規於唐其自高者始宗師之拘
焉若不能以廣較而論之其病亦相侶也
余君國輔生臨川守宗會源其所為詩質
者合自然華者存至理雍容悼歎知時之
不遇猶先王國風之意也小弁之怨為親
親黍離之憫為宗周酌古之詩詳之矣秉
彝好德詩之道也在昔先王以是言之矣
邇從子瑛曩嘗獲師國輔仰其高風敢申

以言之

書程君貞詩後

風雅異義今言詩者一之然則曷為風黃
初建安得之雅之體漢樂府諸詩近之蕭
統之集雅未之見也詩近於風性情之自
然齊梁而降風其熄矣繇宋以來有三變
焉梅歐以紆徐馮其材高者陵山嶽幽者
穿巖竇而其反覆蹈厲有不能已於言者
風之變盡矣黃陳取其竒以為言言過於
竒竒有所不通焉蘇公以其詞超於情嗒

然以為正頽然以為近後之言詩者爭慕
之音與政通因之以復古則必於盛明平
治之時唐之元和宋之慶曆斯遠矣感昔
時流離兵塵之衝言不能以宣其愁而責
之以合乎古亦難矣夫詩之言風悲憤怨
刺之所由始去古未遠則其道猶在越千
百羊日趨於近是不知國風之作出於不
得已之言也程君貞其為詩淡而和簡而
正不激以為高舂容怡愉將以明太平之
盛其不過過之意發乎心而未始以為怨也

雅也者朝廷宗廟之所宜用儀文日興絃
歌金石迭奏合響非程君其誰宜哉願勉
乎哉

書杜東洲詩集後

蘇文忠自渡嶺海以後詩律大變蓋其精
神氣槩逢海若不懼噴薄變化迎受之
而莫辭昔之善賦詠者必窮涉歷之遠至
於空巖隱士其所諷擬不過空林古澗語
近意短又安能足以廣耳目之奇寫曾臆
之偉哉杜君臣傑乘漕艍遵神山閱海市

觀光於上京食水嚙雪足跡之所歷不
盡不止壯矣故其所為詩視其篇題誠
足以奪山林之固陋至於鍛鍊之工搜抉
之巧發於心聲自然合笙鏞之間歌錯錦
綺之奇文夫豈率意而為之者信以知遠
遊之有益於斯文也余五度居庸留京師
幾二紀閱舊藁無一奇語使從君桂席南
斗則殆將有進矣因書以歸清容居士叙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



還書日期

本校畢業生，現讀生及研究生均須照上述日期還書，若無其他讀者借閱，即可續借，本校教員與其他人員則須在每年第三學期末歸還所借書籍。